虛舟題跋

虛舟題跋卷三 原第六

金壇王澍篛林著
吳興溫純一齋訂

唐歐陽詢皇甫府君碑

碑書於唐高祖之世而不稱所書之年者以皇甫誕為隋人也誕為隋人而碑立於唐世者以其子無逸顯於唐而追為之碑也趙明誠金石錄注云貞觀中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亦列此

碑於貞觀間按史誕子無逸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皆在高祖之世此碑但稱民部尚書未稱益州長史則當是高祖時書又史稱歐陽詢以貞觀初拜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此碑但稱銀青光祿大夫不書率更令渤海男其為高祖時書無疑但考舊史于志寧以貞觀三年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與碑正合又似貞觀初書然

唐人最重諱褚遂良聖教序書於高宗之世世字尚有闕筆民字尚以人代况當太宗之世豈有不諱之理而世字民字皆無闕疑當是高祖時書其于志寧官伐或亦出高祖所授而史誤書耳

誕字元䆫碑可據而北史及隋書皆稱元慮當以碑為正至其所歷官爵碑與史繁簡不同當由史法例不悉載金石録以為史家之謬非是

史稱歐陽詢卒於貞觀間年八十五計其入唐已五十有餘此碑書於高祖之世正其盛年之作其前有姚辯墓誌及元壽碑元碑未見姚誌向有一本楷法莊雅而佚宕處不及其後化度寺九成宮虞恭公碑則更盈腴潤圓勁又出此上矣古人書與年俱進乃如此

唐等慈寺碑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三年十二月詔建義以來

交兵之處為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此碑與朱子奢昭仁寺碑蓋皆一時立也兩碑皆不著年月趙德甫金石錄皆系之貞觀三年蓋據史書而名之也當時撰碑凡有七人今之所存僅有其二集古錄載有李百藥正解寺碑金石錄載有許敬宗普濟寺碑名存而碑亦亾矣兩碑今頗完

好各不著書者名氏然書法皆絕工此碑上援丁道護下開徐季海腴潤跌宕致有傑思與昭仁寺碑各樹一幟而不能軒輊遥想七碑一一精絕惜其過半已失為之邑邑

此碑為破王世充作武德三年七月太宗攻王世充於洛邑世充屢北乃求救於竇建德四年二月建德以兵十餘萬來援至於酸棗碑所謂偽黨竇繁凶毒孔熾將規合勢以抗我師者也

蕭瑀屈突通等以腹背受敵請退師不許復請據險以俟其變又不許建德自滎陽西上至於板渚太宗𣲖高以望自信必克乃揮旛而入突出陣後賊遂大潰生擒建德碑所謂妙算所㔟洞其曲折中權所稟見可而進䇄自板渚迄於茲地禽茲元惡未及旋踵者也太宗既擒竇建德世充懼率衆請降山東悉平碑所謂仍執醜虜曾靡不遺者也未幾建德舊將劉黑闥復舉

兵反十二月太宗總戎東討五年春破之洺水徐圓朗阻兵徐兖太宗回師討平之於是江淮河濟諸郡皆平碑所謂廓清萬里大定山川者也於是海宇漸平太宗即鋭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天下之士旋念義勇隕身立寺度之雖不免婦人之仁然偃武脩文庶幾放牛歸馬之治卒平泰階由斯道矣

唐昭仁寺碑

說見等慈寺碑當時虞世南等七人奉詔各撰一碑碑各一寺寺各異名等慈寺則為與王世充戰爭者立昭仁寺則為與薛舉戰爭者立也碑不著年月與等慈寺同金石文字記載在貞觀四年十一月誤也此碑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鄭樵通志以為虞永興書都元敬謂其必有所據趙子函石墨鐫華持虞書之說甚堅以為虞與朱同事其為虞書無疑且

云廟堂碑經五代重勒此猶是伯施真蹟按此書雖似永興然廟堂豐逸此則瘦勁面目雖似神骨則殊又書法自入唐来六朝纖怯氣習破除淨盡今觀永興廟堂碑無一字落六朝陋習者此碑如苦之爲砦号之爲号等字猶有六朝陋習永興書規行矩步决不如此捴之吾輩論書但當以書爲主書不工雖名何用苟工矣又何必强爲主名乎如此碑正使永興執筆亦未

必有過固不待主名永興始可爲貴也至曹明仲目此爲歐陽通書直是亂道不足與辨

唐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碑

醴泉銘化度寺碑皆率更晚歲合作醴泉朗暢化度道逸正如東岱西華不可軒輊評者目化度勝醴泉非篤論也特化度碑毀廢已久比於醴泉尤不可易得耳曩見一本於天津寓之完好者猶存千許此本纔可數百字其完好者僅

百餘然霜曉長庚芑角爛然正自有日共仰璠璵貴之得謂過乎

自趙子固以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於是率更楷跡聲賈遠出虞褚上自姜堯章以化度勝醴泉於是化度聲賈又出醴泉上究竟化度雖精緊而體方用圓與醴泉同特以是小楷故更為可貴以此鐔蠟無盡日而殘闕尤甚所謂甘井先竭也河南范諤遂謂其高王父雍舉使

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為至寶寺僧誤以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弃之寺後公他日再至索之則石已三段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靖康之亂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搨數十本遂更碎其石此蓋石歸范後范氏子孫以石破碎已甚從為之辭以長其光價耳寺僧雖甚貪痴決不至此又解大紳謂西安府學▲有一本不及原刻清勁又宋

潛溪謂僧邕塔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壯本失於肥則西安本外又有一本而化度有三石矣今翻本尚為好事者寶愛鎚搨銷食已盡何况原刻余之所見大抵皆翻本耳求其肥瘦適均清勁煥發者蓋絕不可淂矣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隋文帝仁壽宮也太宗改名九成宮在岐州之北去京師三百餘里自貞觀六年後帝

屢於此避暑時上皇在大安宮春秋已高而制度卑小徵爲此銘乃不以上皇爲言但以還淳反本持滿戒溢語爲規諷舍其本而及其末殊失鄭公平生忠讜之旨豈以此語馬周曾言之帝不見省故不復瑣瑣乎然未幾武氏入宮帝心遂蕩鄭公之語不可謂非先見遠慮者也時徵撿校侍中進爵鉅鹿郡公從幸故敘次九成宮事及以杖琢地得泉詳悉如此帝遂詔歐陽

詢書之詢書在唐爲妙品而此銘乃其奉勅書尤率更晚年經意之作寬裕明秀故當在邕師塔銘之上評者稱化度勝醴泉非精鑒也宋南渡後南北間隔榷場所市多是覆本但貴瑞莊殊乏生態故昔人有木偶死於活處之譏曩在京師得一本雖有斷缺然𣜅蠟精良的是宋搨平生見醴泉宋本凡百數皆未有不斷者則余此本信醴泉碑佳搨也魏徵㪲稱鉅鹿郡公新

史但稱進爵郡公不名鉅鹿蓋是失書又稱歐陽詢以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碑無宏文館學士而云兼太子率更令豈以宏文館學士兼之歟所未詳矣下一段已見竹雲本

唐歐陽詢虞恭公碑

虞恭公溫彥博也官至尚書右僕射進封虞國公薨謚曰恭從葬昭陵此碑今在醴泉縣墓所剥食殆盡此冊猶存七百許字所見溫公碑此

第一也然碑雖斷闕尚有可按而考者新舊唐書本傳但稱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碑有祖裕魏太中大夫此兩史所未有也兄大雅嘗著創業起居注三卷故曰文終創業也彥博兄弟三人少為太子洗馬李綱所器故曰下堂見禮也彥博每奉使入奏聲韻高朗響溢殿庭故曰韶音玉振也高祖武德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八月并州道總管張公謹與賊戰

於太谷敗績中書令温彥博沒於賊故曰無功於月氏也史稱太宗立突厥歸款始徵還授雍州治中而碑言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即系無功月氏後與史不合疑史有誤太宗紀貞觀十年六月壬申以中書令温彥博爲尚書右僕射十一年六月甲寅薨此云六月亞與史合而舊史稱年六十四新史稱年六十三惜碑文斷闕無可考證大陵碑文所記較史爲備而史

既不詳碑又斷闕正不獨年數多寡爲參差無據也公父舊史作君悠新史作君攸兩史亦不相合惜碑亦闕失無可考

史稱歐陽詢卒於貞觀間年八十五此碑書於貞觀十一年當是率更最晚時作後四年尚有小楷千文計書此碑時亦已將八十矣而圓秀腴勁與醴泉化度不殊宜其特出有唐爲百代模楷也

唐歐陽詢小楷千文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自宋及今談小楷者皆未之及余以雍正五年見於錫山秦樹澧齋閣閱今五年而歸於余歎息寶愛以為至幸舊史稱歐陽詢卒於貞觀間年八十餘新史稱年八十有五詢書温彥博碑在貞觀十一年此書又後温碑四年計爾時率更年蓋已篤老矣乃猶能細意慰帖作此小楷其亦極自珎重故以付其

二子且命勒石以傳後有跋云大唐貞觀十五年歲在辛丑三月廿日附子隱之明奴通之善奴遂命工勒石安於學舍東壁永爲不朽附子者付子也附付古蓋通用史傳詢子但有一通而不知詢有二子而通居次此云通之當即通也又詢有論書一帖末云付善奴轉授訣勿不知善奴爲何人今見此跋乃知善奴爲通小字亦可補史書所未備

世傳率更小楷獨有虞恭公墓志本無歐款以其佀歐故目以為歐耳細玩其書面貌則是而精神短縮無率更拔地倚天風骨此書初覺瘦削頗不甚宜人耽玩久之字字腴勁精神愈出與醴泉温公等碑不殊雖通體微食實則字字完好古雅煥發信是率更冣上神品

宋搨補之所藏率更大楷千文刻董思白戲鴻帖中乃後人集字所成故雖貌似率更而精神

全之此書刻於貞觀十五年且率更父子親自隸刻與思白委之庸工草草勒成者天地懸隔又曹秋岳金石表亦有率更千文一目而未見其本然班於諸小楷之間豈即此歟

晉唐小楷到今千臨百摸無復本来面目此書去率更僅隔一紙信可寶也

唐歐陽詢回京二帖

圓明如珠温潤如玉解此乃可以語率更以方

暨枯朽為工者貌得率更者也學率更須於此語參入

唐歐陽詢臨右軍帖

率更此帖直入右軍非復其本色書末一書字傍注帖首米老標題爲曹氏寶晉帖中刻也

唐歐陽詢小楷千文覆本

余得率更小楷千文宋本以示老友喬徵君分夫反覆讃歎以為難得既踰月其長君敏伯來

自白田分夫特以一本示我視之乃覆本也筆法圓潤無率更清勁之氣轉近伯施新書載率更年八十五卒於貞觀間此書在貞觀十五年蓋其篤老時筆率更書雖殘斷者猶享重值况此完好本乎見者慎勿以覆本易之元本難得此故未易遇也

唐中宗賜滎陽令勑

唐中宗書世尠傳本此賜滎陽令盧正道勑六

十三字在河南滎陽縣儀門内亦未有知而搨之者雍正十二年郃陽車聘賢褚千峰相繼往拓之街里小兒多以為愚而不知其奇也此書全用飛白法遒拔山舉鼎之力而為楷故每筆三折揚之可上天折之可入地唐帝雖多善書要未有筆力横絶若中宗者雖太宗祖述羲獻視此猶小劣也碑陰有滎陽令盧公清德之文神龍三年丁未五月琅琊王守質隸書對面為

漢韓仁銘三碑皆拔地倚天足可名世至今拓者曾無幾人豈不惜夫

唐馮承素摹本樂毅論

馮承素摹本樂毅論明隆慶間文三橋藏得一本後有褚遂良跋云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勑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蹟令將仕郎直宏文館馮承素摸寫賜長孫無忌房元齡高士廉等君集魏徵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

並筆勢精妙脩盡楷則刻吾家鬱岡帖中字勢
行款正與此合此但少褚跋耳則此本正當為
馮承素所摸今以兩本對較行間字跡微有不
同第十行豈下少其字廿一行無所之施作無
施之所三十一行殺傷之殘殺作剝三十二行
未少其字三十八行未多哉字卷末有永和四
年十二月廿四九字款蓋是當年摸寫偶有異
同此乃其六本之一耳雖不及梁時摸本有騰

天潛淵之勢然骨力清微專謹故是楷則上乘矣

唐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見竹雲本

唐碧落碑見竹雲本

唐魏棲梧善才寺碑見竹雲本

唐僧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見竹雲本

雍正六年新建友人裘魯青之任歸安過余九龍山齋款語移日道及聖教序云曾見山東新

城王氏所藏唐拓硃砂本朱色鮮潤香氣襲人
自首迄尾纖毫無闕碑一册跋三册重十數斤
葢是初刻成時進御者非直聖教奇寶亦是碑
刻墨王吾前以積書巖所藏爲天下第一聞此
當退避三舍矣惜末由見償此飢渴

虗舟題跋卷四 原第七

金壇王澍蒻林著
吳興溫純一齋訂

唐李懷琳仿絕交書見竹雲本

唐孫過庭書譜見竹雲本

唐李邕少林寺戒壇銘

孫處禮議子敬以為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恭和祖法子敬特又過之雲麾將軍

碑鼓努太甚開後來佻巧氣習私心甚不喜之唯嶽麓寺碑筆力圓勁為不失子敬手意此少林寺戒壇銘又泰和書之寂小者且刻字稱伏靈芝之乃泰和所自勒尤是其絕矜意之作然考都氏金薤琳瑯所載文同而款特異為南館學生張傑書余未見張本疑不能釋豈此或繁重刻歟然觀其筆法蒼秀定非重刻及以此本細按金薤琳瑯彼闕九字此一字無闕其間多寡

異同者又有數字然後知當時蓋有兩刻而曹秋岳金石表亦並載之其爲兩刻無疑也戒壇始於長安四年碑建於開元三年舊史邕貶括州司馬在開元三年以後十三年以前然爲括州司馬未嘗爲括州刺史也其爲括州刺史在配流嶺南後新史云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而此銘立於開元三年正月已稱括州刺史豈兩史皆誤歟

此碑傳本絶少向於淮陰程氏見一本球圖視之此本閩中蕭氏所藏蕭以耿逆亂被害其子靜君拾取遺書逃來江南爲吾友許奐晉所淂余從奐晉借觀褫而有之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見竹雲本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唐太宗以高祖武德九年八月即皇帝位十二月即有詔封孔子後重脩聖廟當即位之初便

能崇儒重道如此可謂知所務矣新舊史皆不
載蓋失之也碑成墨本進呈特賜世南王羲之
黃銀印一顆世南表謝稱貞觀七年十月蓋新
廟始於武德九年至貞觀七年乃成爾然考舊
史世南當太宗為太子時遷太子中舍人及即
位轉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此碑但書太子中
舍人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蓋由史誤七年轉
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而謝表仍稱太子中舍

人著作郎豈其轉秘書監在十月後歟碑本無
額至則天時始命相王旦為之額相王旦者睿
宗也睿宗為高宗第八子以龍朔二年生則當
貞觀七年睿宗尚未生故知書額之當承則天
命也按舊史帝以聖曆元年則天封為相王仍
改名旦授太子右率衛長安中并司徒右羽林
衛大將軍碑稱司徒則承命書碑額當在長安
中唐刻本碑末故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

月壬辰水八日己亥木書額二十一字忽相王書可知承命書額之當在長安三年矣又有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搨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兩款宋刻俱失之則知宋刻之草率多矣原額爲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宣宗大中五年國子祭酒馮審奏請琢去僞號從大唐字今額但有孔子廟堂之碑六字無大周二字蓋承宣宗時所琢去者

重刻也相王旦款仍存者以是睿宗御書故也碑不知毀自何年宋初王彥超重刻山谷云頃見摸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遒則知此本之失真遠矣字之斷闕者金薤琳瑯載一百七十有九字蓋此碑當山谷時所見惟榮輯子雍家一本未斷闕餘張福夷蔡致君本則皆以摹本補綴則在當時全本已不可多得故山谷有孔廟虞

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之句此本蓋據已斷本上石法刻後方斷特至今年深日久更益剝食耳山東城武亦有刻刻法微弱遠出此本下而斷闕處互有不同余以兩本參挍臨此一本僅闕四字信快事也

以城武本挍長安本標題首一字俱闕然知其為孔字者以領作孔子也堂上多子廟二字相王旦款千下有牛字文字之首有微臣屬書四

字神下有功聖二字翦下有商之業雖復五字
電下有以立二字鄉下一字彼此皆闕有棲遲
洙泗不五字張下有窮字者下有也字越行之
首有夫子膺三字膺下二字彼此皆闕纔下有
滕逢二字言下有感而遂三字顯下有至仁二
字仁下有危遜二字以下有適字懐下有賓字
石下有函字之下有在字命下有卷舒二字歟
下有於字貶下有故能使紫四字月下有既而

二字却下有流波瀾三字區下有中道二字隧
下有漢字之下有元始二字匯下一字彼此皆
關道下有興慶二字丸下有屬字歃下有蒸字
扶下有興業二字宇下有納字命下有兆庶樂
推四字九下有圍席二字使下有地平天成四
字憬下有彼字被下有烈頼厥角四字藁下有
衛字懷下有馭朽興賤納五字賦下有斲琱二
字必下有在膠維道德潤六字入下有神妙二

字日下有有詔立隨故紹聖七字德下有倫爲襃三字崇下有遂悠悠虗白圖真七字人下有功象二字侃下有侃禮容仍觀衛賜不八字疾下有而速神三字遍下有該羣籍乃褧金六字九下有師多士伏四字之下有爲貴而知道之由七字衛下有黃道之側聿興壯觀八字銘文景緯下有垂象川嶽成形挺生八字三下有川削弱六國從衡鶉首九字盛下有有晉㟁雝維

傾桂折八字會下有昌字大下有唐撫連率四字儒下有載字儒下有風字凡一百八十六字以有明內庫宋本為正校定之無譌若今關中本又不知闕食幾許矣聞康熙間 内府有真蹟重摹本完好無一字闕祕閣固藏外間不可得見但有神往

昔人稱歐書外露筋骨虞書內含剛柔君子藏器以虞為優此碑重刻於宋初蓋已失其本真

矣而清和圓勁不使氣質不立間架虛而委蛇行所無事尚是照映一世欲流百代不知唐刻原本妙更何如馳仰未已迴視歐褚猶覺有筆墨痕跡在未若永興之書以無結構為結構無所用力而自得右軍心法也

永興書法受之智永此碑信是永師適嗣但比於千文則此碑為稍縱耳此時代之變在作者亦不能自主也

彥超重刻此碑頗忽草率雖於永興虛圓氣度不至全乖而其一種秀勁之韻則微茫之間去之千里矣碑中及金冊斯誤以及為反垂範百王中脫於字又其草率之易見者至碑末相王旦等款之脫失斯又不足言矣

按元人虞堪定陶河出孔子廟堂碑序近定陶縣河患決有唐虞永興書孔子廟堂碑出其守請於朝而樹之學宮則定陶又有一碑矣不審

向所謂城武者即此碑否又序稱貞觀間刻始成僅拓數十本賜近臣廟遂火而石燬則自貞觀間石已燬矣武后時再刻至宋王彥超則三刻矣虞堪甫里人至正二十六年作此序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志

虞山嚴武遬贈余汝南公主志比今戲鴻本倍蓰過之思翁自詡此志為其手摹乃鐫刻凡芳一至於此吾嘗論戲鴻帖為有明下搨第一信

篤論也

唐虞世南破邪論序見竹雲本

唐虞世南醒滯帖

三行二十一字足抵一卷廟堂碑此永興玉潤帖也墨蹟在故少司冦卞公家余在京時從其子索觀已售去不復可見矣

唐虞世南積時永公塔二帖

永興此兩帖真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奇絶之

跡也余臨此凡經數十過乃得似

唐摹褚遂良文皇哀册

右唐文皇哀册一卷白麻紙書無書撰人名氏獨卷末有于環款當是于環所摹按環爲休烈曾孫禮部尚書敖第三子登進士第今觀其筆法秀潤精能廓填之妙無筆痕墨跡信能傳唐初名賢妙法者也卷首有唐文皇哀册褚遂良書九小字後有紹彭款玩其楷法與前九字同

當是宋薛紹彭所題董其昌摹入戲鴻帖而無薛款則緣董草率而于瓌摹本之佳亦可知矣真蹟舊藏岳倦翁家壯燕喬簣成定為唐人書明初詹國器又得一卷以示宋潛溪定為褚登善書然詹卷中落八字又無諸賢欵識故王弇州目為贋本今此卷既非真蹟又無脫字盖又别是一模本耳

宋潛溪云此卷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

南晚入右軍之室此卷温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雖外拓取姿而筆力堅正已爲元章先導吾向以爲元章嘗效之而靑兒遂目爲褚河南亦自有見又靑兒以爲登善晚年書按遂良卒愛州時年六十有三則當文皇初崩遂良才五十三耳此時初受顧命正其盡誠輔主時其後尚有諫立武昭儀及屢受貶黜諸大節靑兒考之未審故漫以爲晚年書耳

唐褚遂良雁塔聖教序

趙子函石墨鐫華稱同州本勝雁塔此不知書之言也同州本從雁塔重摹不惟筆法懸殊并纖細亦別雁塔本筆力瘦勁如百歲古藤而空明飛動渣滓盡而清虗来想其格韻超絶直欲離紙一寸律以右軍之法雖不免稍過要之晴雲挂空仙人嘯樹故自飄然不可攀仰矣余酷喜褚書獨於此碑驚怖不敢涉筆春杪将還里

上冢卷意臨此一本攜之以行遍示友朋無道好者燕支牡丹古今同慨矣元刻兩蒙領筆力短弱余按古法為改題之賁曰晴空無雲秋水涵清元酒味淡太音希聲心細手和軒然欲翥褚公當云有筆卿處

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㢘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鍾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

棲梧步趍不失尺寸則爲薛稷

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顔須知其變化學柳須知其嫵媚

古釵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藤以其漸近自然

此碑與頴上蘭亭不隔一綫乃知頴上本果是褚公書看似踈瘦實則腴潤看似古澹實則風華盤鬱頓挫運筆都在空際突然一落偶爾及

紙而字外之力筆間之意不可窮其端倪矣後
此惟山谷老人爲得其意
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
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
焯按此第一段與竹雲本頗有異同當以竹
雲本爲定茲不復錄而竹雲本康熙己丑一
段則虛舟本所無後同州聖教序跋二本相
同○見先生臨是本自跋云褚河南聖教序

凡兩刻一在慈恩寺雁塔一在同州倅廳雁塔本乃其真蹟同州則後人所摹刻者雖一肥一瘦彼此不同而細較筆法其爲一書而兩刻的然無疑也丁亥冬寓居晉陵得雁塔舊本三數年来夢寐以之曾未窺見墻壁南沙前輩屬學坡同年索臨全本知不足當能者之一吷然黔驢之技止於此矣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十日記考先生生於康熙戊

申時年四十有六

唐褚遂良同州聖教序見竹雲本

唐褚遂良兒寬贊見竹雲本

唐褚遂良黃庭經

唐李白有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鵞故世目黃庭為羲之換鵞經按晉書羲之傳山陰一道士養好鵞羲之往觀意甚悅道士曰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則換鵞乃道德經

非黃庭經太白誤也然世遂謂黃庭經非羲之
書亦誤也梁陶貞白上武帝啓逸少有名之跡
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象贊洛神梁時去晉
不遠且貞白書法最精必非謬語褚遂良録羲
之正書以樂毅第一黃庭第二唐人最重樂毅
自經太平公主之禍爲老嫗付之竈火於是樂
毅遂已開元五年録太上正書三卷遂題黃庭
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祿山之亂潼關失守

遂失黃庭所在或云張通儒將出幽州莫知其處而黃庭又亡今世所行皆唐人臨本字法質木不見右軍騰天潛淵之妙且千臨百摹并無唐人妙處何況右軍褚善登深於二王其所臨清和寬裕翛然自得右軍風流仿佛可見去世俗流傳本高下不可數計按元王秋澗記元破臨安所得亡宋書畫目云褚河南黃庭硬黃紙楷書南唐昇元閤裝又有明萬歷閒新安吳用

御得褚臨綠絹本勒石餘清齋又禊上黃庭亦是褚摹則知褚公於黃庭臨本非一吳元本余未曾見禊上矯變餘清鬆秀此本兼而有之信是褚摹第一矣前後有吳興園印當是趙子昂所收子昂實學此書形神逼肖吾向目此為子昂所自出不誤也有明嘉靖以來為晉陵唐氏所世守卷首有唐順之印卷末有冰菴印冰庵諱鶴徵荊川先生之子也此本之流傳有緒如

此後有惲南田一跋云清矯有骨力虞歐法度從可想見雖云考之未精然亦已道著矣又云半園唐氏亦有一本半園唐孔明諱宇昭園也豈此本未入莊前已曾流傳歸他氏歟耐齋不知何人他日當就武進知交處問之

思古齋石刻

河南書本韓棃節世人皆知河南書之神而不知其所以神也河南晚年無筆不酷橅棃節獨

思古一刻乃為神似觀其形貌無一筆似者而神而明之獨見天倪此其所以神也兩聖教規規橅仿猶有跡在

額上石刻多刷絲後本了乏河南神妙之意此猶是未刷絲前拓吾平生所見惟蔣學士蜀占本及此兩拓本耳今幷刷絲本乆被俗令張後英所毀不可復得況此元本手寉山韋珍重而力學之寶帖難得勿孤負也

思古齋殘本

此刷緣後本已爲惡令張俊英毀去所存惟此二百又七字耳即此數字已寔過世上黃庭經萬萬矣鶴山珍之

唐褚遂良隨清娛墓志銘 見竹雲本

唐褚遂良東山二帖

僕嘗說河南書渣滓盡除但存精液格韻超絕殆欲離紙一寸學之者正須有透過紙背筆力

刀有契處正未許揀花舞女以輕心掉之也

唐褚遂良高士贊見竹雲本